

# 旧学新知:《本草正》中药之“毒”的知识来源研究

马 凌,石 慧,张宗明\*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本草正》是明末审视中药之“毒”的重要本草著作,考虑到《本草纲目》是明以前本草药物知识的集大成者,对二者文本结构与论述细节进行对比后,确认两书在知识书写上确有渊源,进而探讨其背后的医学理论,发现该书关于“毒”与气味关系的讨论应另有来源。因此将“毒”与气味的关系作为《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核心进行考察,得出与金元医学及其后续医家的相关理论存有密切联系,也采录自当时流行之医疗观念,且寒凉时弊的盛行也推动了其衍异知识的形成。这些揭示出《本草正》所含中药之“毒”知识的丰富性与先进性,显示了其与明末现实医疗需求相适应的倾向。

**关键词:**张介宾;《本草正》;《本草纲目》;中药之“毒”

**DOI:**10.11954/ytctyy.20240204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R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24)02-0184-05



## New Knowledge of Old Learning: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of “Poison” in Chinese Medicine in *Ben Cao Zheng*

Ma Ling, Shi Hui, Zhang Zongming\*

(College of Medical Humanit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en Cao Zheng* is an important herbal work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at examines the “toxic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cause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is a collection of pre-Ming herbal medicinal knowledge, a comparison of the textual structure and details of the two books confirms that the two books are indeed related in terms of knowledge and writing, and then explores the medical theories behind the two books and finds that the book’s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ison” and odor should have a separate source. We then explored the medical theories behind them, and found that the book’s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ison” and odor should have another source.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ison” and odor is examined as the core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derivation of “poison” in *Ben Cao Zheng*. It is found tha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the Jin-Yuan period medicine and its successors. It is also extracted from the popular medical concepts at that time, and the prevalence of coldness also contributed to its derivation. The prevalence of cold and flu also contributed to forming the derivative knowledge. This reveals the richness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of “pois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tained in the *Materia Medica*, which shows a tendency to adapt to the real medical need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words:** Zhang Jiebin; *Ben Cao Zheng*;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The “Pois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2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发布了《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竹叶石膏汤”等25首方剂)》,旨在进一步推动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上市<sup>[1]</sup>。对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的考证除聚焦其

有效性外,其安全性也需重点关注,而中药之“毒”则是其中的关键要素。中药之“毒”较为经典的解释来自于明末医家张介宾,其曰:“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以气味之有偏也。”<sup>[2]</sup>此观点既揭示了中

**收稿日期:**2023-0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32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KYCX22\_1862);南京中医药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开放课题(2022ZYWH003)

**作者简介:**马凌(1993—),男,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医药思想与文化及其现代传播。

石慧(1988—),女,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通讯作者:**张宗明(1966—),男,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医哲学、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E-mail: zhangzongming23@163.com

药之“毒”是治疗疾病的内在原因,还指出了“毒”与药物的气味有关。在他看来,中药之“毒”仅以“常识”出现还不足以体现其重要性,其应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体系性知识为医家所掌握。中药之“毒”在本草专著中最为丰富,故本文以张介宾所著本草著作《本草正》为研究对象,探讨《本草正》中中药之“毒”的知识来源,厘清张介宾对中药之“毒”的认识,以及中药之“毒”知识提出后产生的流变,从而为明代本草中药之“毒”知识的发展厘清脉络。

## 1 张介宾与《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会稽人,生于明世宗嘉靖42年(1563年),明思宗崇祯13年(1640年)去世,终年78岁。他一生著作颇丰,但几乎均是在其1620年南返之后所著,现存于世的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质疑录》等,其中《景岳全书》是其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力作,书中卷48至49为《本草正》。《本草正》凝聚了其探究药性与辨证用药之精华,其外孙林日蔚在《全书纪略》中总结道:“采药味三百种,人参、附子、熟地、大黄为药中四维,更推参、地为良相,黄、附为良将,凡二卷。”<sup>[3]</sup>“附子”“大黄”虽在《本草正》中皆是有毒之药,但张介宾却将它们列入“药中四维”,更推崇为“良将”,可见其对中药之“毒”有着深刻认识,亦说明《本草正》确为探寻张介宾中药之“毒”知识的重要窗口。

《本草正》罗列了300余味常用药物,其中在论述“附子”一药时,张介宾针对中药之“毒”进行了专门讨论:首先,就附子炮制而言,他认为附子药性“刚急而热”,若“制用失宜”,必然存有毒性,于是提出用能够“格物之性”的火来“制毒”;其次,张介宾解释了如附子这样“药之性毒者”不可避免使用的缘由,是因为“无药无毒”,面对过往本草典籍所记载“有毒”“无毒”之说,不应只注意到其警示意涵,而应明白“毒”之所以能“毒”人,是因为“用之不当”,比如“养人之正味”的“家常便饭”,若“过用”“误用”,也能够“毒”人,更不用说“偏味偏性之药”,故他认为附子之“毒”,若“制得其法”,且“用得宜”,实际上即可当作无毒,由此可知张介宾对中药之“毒”的认识较为客观、合理;最后,张介宾指出“今人”因畏惧中药之“毒”,导致有毒药物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其应有的疗效,既贻误病机又对有毒药物形成偏见,“今之人不知其妙,且并人参、熟地而惧畏之”,此行为让张介宾极为痛惜<sup>[3]</sup>。因此,张介宾在《本草正》中指出“今人”对中药之“毒”的错误认识,还说明了中药“毒”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制得其法、用得所宜”,此观点如《淮南子》所云:“物莫无所不用,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sup>[4]</sup>

药物能否“制得其法、用得所宜”,需医家既熟识药物的具体功效,又充分了解中药之“毒”。张介宾

从何获取中药之“毒”知识?医药学家是“司命之师”,时常面对性命攸关的病疾,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在理论上自洽,更要有实际疗效。在张介宾著《本草正》之前,其好友叶秉敬在为《类经》作序时记录了一则医案:叶秉敬“病泄泻者二十年”,其他医家均认为其“火盛”,独张介宾认为其“火衰”,进而“用参术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当时“呖者竞起”,叶秉敬“独坚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辍,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肾还元。”叶秉敬总结:“景岳之敢于多用者,识力之明透也”<sup>[5]</sup>。从“参术桂附之剂”推知,张介宾关于中药之“毒”的知识能在其临床医疗实践中加以运用,进而为其著作《本草正》提供可信且丰富的知识经验。但儒医张介宾不可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用病患验证,且《本草正》若只是其一家之言也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因此,探寻张介宾获取中药之“毒”知识的途径,从其生活时代所能触及的本草著作分析则是可行之举。

众所周知,历代本草著作多有其递嬗发展的关系,其间并未有明显的中断或割裂,而明代本草著作处于历代本草著作发展的集成完备期<sup>[6]</sup>,根据林乾良所言,这个时期有两种主流本草著作很重要,一是官修的《本草品汇精要》,但此书在当时影响并不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的代表作,其成书于1578年,但在1590年才得以刊行(即金陵版),由于其继往开来的卓越成就,迅即为医药界赞赏推崇,金陵初刊后不到七年,就在江西刊刻了第二版<sup>[7]</sup>。从时间上看,于1620年南返的张介宾,正是《本草纲目》盛行之时,张介宾将《本草纲目》作为《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的来源合乎情理,故下文将《本草正》与《本草纲目》进行对比,有助于探寻《本草正》中药之“毒”的知识来源。

## 2 《本草正》与《本草纲目》中药之“毒”相关知识对比

《本草纲目》是一部大型综合性本草,不仅对明以前的药物知识做了集大成式的总结,还开拓了其后的本草著作发展的新局面,因而明末诸多本草著作纷纷从该书中汲取营养。今有学者在重新整理《本草正》时,在内容提要中认为《本草正》仿《本草纲目》编述<sup>[8]</sup>。《本草纲目》以部为纲,以类为目,计16部,部之下设69类,如草部又分为山草部、芳草部、隰草部、毒草部、蔓草部、水草部、石草部、苔、杂草以及有名未用等类,而《本草正》借鉴了《本草纲目》关于草部的划分方法,最终将《本草正》分山草、隰草、芳草、蔓草、毒草、水石草、竹木、谷、果、菜、金石、禽兽、虫鱼、人等14部。由于涉及中药之“毒”的论述多集中于有毒药物较多的部类中,相似的划分可以较为明晰地将两书涉及中药之“毒”的知识进行对比,目前已有学者对《本草纲目》毒草部、金石部以及虫部等

部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其中蕴含丰富的中药之“毒”知识<sup>[9-11]</sup>,故仔细检视《本草正》这三个部类,可以发现其所载的中药之“毒”知识与《本草纲目》对比有颇多相近之处。

表1 《本草纲目》与《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对比

| 药物  | 《本草纲目》                                                                                                             | 《本草正》                                                                                                                   |
|-----|--------------------------------------------------------------------------------------------------------------------|-------------------------------------------------------------------------------------------------------------------------|
| 凤仙花 | 但此草不生虫蠹,即蜂蝶亦不近,恐亦不能无毒也                                                                                             | 然此不生虫蠹,即蜂蝶亦不近,似非无毒者也                                                                                                    |
| 轻粉  | 观丹客升炼水银轻粉,鼎器稍失固济,铁石撼透,况人之筋骨皮肉乎                                                                                     | 尝见丹家升炼者,若稍失固济,则虽以铁石为鼎,亦必爆裂,而别以人之脏腑血气乎                                                                                   |
| 蓖麻子 | 或言捣膏以箸点于鹅马六畜舌根下,即不能食,或点肛内,即下血死,其毒可知矣                                                                               | 或云捣膏,以箸点于鹅、鸭六畜舌根下,即不能食,点于肛内,即下血死,其毒可知                                                                                   |
| 硃砂  | 权曰:能消五金八石,腐坏人肠胃                                                                                                    | 但此物性热大毒,能化五金八石,人之脏腑岂能堪此                                                                                                 |
| 水银  | 水银乃至阴之精,稟沉著之性……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水银但不可服食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 | 李时珍曰:水银乃至阴之精,稟沉著之性……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水银但不可服食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 |
| 巴豆  | 巴豆峻用则有戕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抚绥调中之妙。譬之萧、曹、绛、灌,乃勇猛武夫,而用之为相,亦能辅治太平                                                               | 然其性刚气烈,无处不到,故称为斩关夺门之将,若误用之,则有推墙倒壁之虞;若善用之,则有裁乱调中之妙,用者所当慎察                                                                |

表1选取了两书中皆有记载的代表性药物,将有关中药之“毒”知识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书对中药之“毒”知识的记载虽行文体例不尽相同,但内容却有极强的关联,尤其在关键技术性细节上展示出一致性,例如,两书皆认为:因观察到中药不受虫类侵害,可以认定“凤仙花”存有毒性;再如,通过在六畜舌根或肛门内使用“蓖麻子”可验证其毒性之大。此外,两书引用的前人著作亦多有相似之处,如《本草正》直接化用《本草纲目》记载甄权所言,认可人之脏腑必难承受能消五金八石的硃砂;在论述“水银”一药时,《本草正》甚至直接原文照搬李时珍之言。关键技术性细节除体现在观察、实践及引用方面外,在对药物功效说理时,亦有相似之处,如两书皆取“武将”之象阐述“巴豆”功效。这足以说明,张介宾《本草正》之中药之“毒”知识,其依据正是《本草纲目》一书。

由于《本草纲目》有1892味药物,而《本草正》只有300余味药物,仅凭数味药物在关键技术性细节上的对比尚不足以证实其渊源关系,故需探讨相关

理论来进一步确认,毕竟面对众多的药物,若理论上存有一致性,便能较好解释中药之“毒”知识如何得以延续。《本草纲目》记载:“露蜂房……外科、齿科及他病用之者,亦皆取其以毒攻毒,兼杀虫之功焉耳。”<sup>[12]</sup>与之相类似还有“射罔”“斑蝥”“蛇角”等药物,皆是通过“以毒攻毒”来阐述“毒”发挥作用的机理。《本草正》亦在多处表达出“以毒攻毒”思想:白矾“其性毒,大能解毒定痛”<sup>[3]</sup>、僵蚕“辛能散,咸能降,毒能攻毒”<sup>[3]</sup>、蜈蚣“然此虫性毒,故能攻毒”<sup>[3]</sup>。考虑到自《神农本草经》之后本草典籍多在药物后附注毒性大小,而“以毒攻毒”理论的使用,说明两书不只是将中药之“毒”作为具有警示意涵的标志或药物的分类标准,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可以阐述治病机理的药物性能来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支持《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来源于《本草纲目》的依据即是,《本草纲目》中涉及形、色、气、味、性、升降浮沉、归经、引经、七情、七方、十剂、阴阳、五行、宜忌、修治等众多药性理论,虽与“毒”有关的知识散在众多性能之间,但对“毒”直接说明并产生联系的主要在于“气味”专栏,这是因为“气味”专栏提纲领地表明诸药气味及其毒性,而《本草正》贯彻张介宾“毒为气味之偏”的思想,以气味为核心阐发药性,各药首论气味再言毒性。由此可见,两书皆认为“毒”与气味存在联系。

总体看,两书所涉中药之“毒”知识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框架上,《本草正》借鉴《本草纲目》目录的细分原则,将有毒药物聚焦于几个主要部类。在语言上,《本草正》恰到好处地选用了与《本草纲目》一致的药物书写范式,如论述“蓖麻子”毒性之时,通过“捣膏”“点”“舌根”“肛门”等细节,可见两书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两书均将中药之“毒”看作药物的性能,从而用“以毒攻毒”理论来阐述治病机理,为更好说明“以毒攻毒”理论的内在合理性,在文本书写上两书均认为“毒”与药物气味存有联系。这些足以说明《本草纲目》确实是《本草正》中药之“毒”的知识来源。

除《本草纲目》所涉中药之“毒”知识外,通过对“毒”与气味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还有张介宾的改进。《本草纲目》虽传达出“毒”与气味存有联系,但李时珍在“气味”专栏对“毒”的认知,主要汇总以往医家的认识,进而提出其关于该药物毒性的判断。与之不同的是,张介宾对“毒”与气味的关系有了进一步阐述和解读,他在《本草正》中通过分析“火制”原理构建了“气味失则毒亦无”的构想,并补充说明“热者有热毒,寒者有寒毒”,这既指出“毒”与气味共存的关系,又说明了“毒”与气味可以进行属性的渗透。通过深入思考“毒”与气

味的关系来重新审视中药之“毒”，这是《本草纲目》并未涉及的中药之“毒”知识，这正是《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核心所在。衍异知识是指在经典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阐释、解读或批评而形成的新知识，这需在深入研究分析经典著作内涵和形式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洞察。因此，为考察《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来源，需将《本草纲目》作为《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的主干，以“毒”与气味的关系为线索进一步追溯，还需结合张介宾所处的时代环境加以考察。

### 3 《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来源

据祝平一所述，对于明代医者而言，整体的医疗系统仿若一本开放的书，可以任人自由引述，任何医者可对其所引证的内容略加整理、分类，或是提供其新看法，便可称为“作者”，在此过程中，那些不断重复的文本，不仅可以增加既存文本的权威性，还能使得过往著作的观点成为公认可信的知识<sup>[13]</sup>。《本草正》通过《本草纲目》所引述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李时珍对过往医药典籍整理、分析的内容。由此可见，《本草纲目》所著内容能为《本草正》中药之“毒”的衍异知识提供追溯方向，尤其在气味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例中对金元医家关于气味的论述多加赞扬，认为“千古之下，窥其奥典而阐其微者，张洁古、李东垣二人而已”<sup>[12]</sup>，故书中大量引用金元医家之言。张介宾作为广义的易水学派重要人物，必不会仅取《本草纲目》中些许气味知识，理应有着更为广泛的知识来源，故以此为线索有助于追溯《本草正》中药之“毒”的衍异知识。《本草正》中药之“毒”的衍异知识是以“毒”与气味关系为核心内容，因此其知识更多偏向理论探讨，不能简单通过对比文本的相似性来确认，需对相关理论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

长期以来，药学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医学理论，尤其是从气味阐发药效，至金元才取得突破性进展。金元刘完素开拓了药理学上的新境界，引起了异派医家如张元素、李杲诸人的共鸣，从而使本草学的药性理论“推入一个新的唯心的境界”<sup>[14]</sup>。刘完素十分重视气味阴阳，并通过《素问》中气味形精转化理论，使药性与药物功效紧密相联，例如，“附子、干姜，味甘温大热，为纯阳之药，为气厚者也；丁香、木香，味辛温平薄，为阳之阴气不足者也。故气所厚则发热，气所薄则发泄。”<sup>[15]</sup>这一论述丰富了原有气味之论，使宋金之际的上千种药物功效得以解释，从而有助于临床应用。在此基础上，张元素建立归经、引经体系并提出药物的升降浮沉理论，这既说明药物功效可以借助药物的不同性能加以诠释，为“毒”可以直接解释药物作用机理提供先例；又由于这种升

降浮沉又与药物的气味厚薄存在密切关系，药物气味的重要性达到新的认知阶段，如张元素所言：“明其气味之用也。若用其味，必明其味之可否，若用其气，必明其气之所用也。”<sup>[16]</sup>随后，李东垣著《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以补先师张元素之遗，提出药类法象的综合药性构想，更为注重气味，“凡药之用，皆以气味为主”，缘“气味生成，而造化之机存焉”<sup>[17]</sup>。身处南方的朱丹溪，虽未似刘完素、张元素等北方医家讲究气味厚薄、升降浮沉，但他硬性给药物分配五行属性，用以说明各药的主要功效及产生药效的原因。由此可见，金元医家不断扩展气味内涵外延，药效诠释途径的多样化为《本草正》“毒”与气味关系的探讨提供了理论基础。

“毒”与气味关系在本草著作中得以充分讨论主要归功于明代薛己。薛己私淑李东垣，其著《本草约言》对配伍理论尤多精辟议论，如在讨论药物“桂”时，薛己认为：“桂有小毒，亦从类化，与黄芩、黄连为使，小毒何施？与乌头、附子为使，全得热性。”<sup>[18]</sup>由此推知，“桂毒”与寒药、热药配伍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换言之，虽并非药物自身“毒”与气味关联，但薛己通过配伍发现“毒”与气味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此外，薛己在《本草约言》中还提出：“凡药气之偏者，可暂而不可久，石药又偏之甚者也。”<sup>[18]</sup>这表明薛己已掌握了药气偏性的初步认识，这有助于张介宾对“毒”与气味的关系进行体系构建，张介宾自言：“近惟我明薛立斋，独得其妙”<sup>[19]</sup>。随后，李时珍之所以将“毒”列入气味专栏，是因为他认为：“天造地化而草木生焉……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sup>[12]</sup>可以认为，李时珍借助“气本论”揭示了一药之内“毒”与气味之间的关系。

此外，张介宾能够在《本草正》中将“毒”与气味关系进一步衍异，还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明末正逢金元刘完素的“火热论”及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论盛行之时，时医以此为医道规矩，临证诊治多用清热、滋阴降火之法，乱用清润寒凉药物，于是张介宾“注本草，独详参附之用。”<sup>[20]</sup>而以“参附”为代表的药物在时人眼中等同于“蛇蝎”——“今之人履芒硝、大黄若坦途，视参、附、熟地为蛇蝎”<sup>[3]</sup>，其中原因可从同时期名医缪希雍所著《神农本草经疏》中得以管窥：“气之毒者必热，味之毒者必辛”<sup>[21]</sup>。面对辛热药物有毒这一认识，庸医宁可治病无功，亦不敢擅用“毒药”，毕竟“一者以寒凉之剂，即有误差，人多未觉……温热之剂，稍有不当，其非易见”<sup>[22]</sup>。可见，此时“毒”与药物气味关系的认识已为医师所重视，故使用温热药物就需较为客观、全面地审视“毒”与气味之间的关系。因盲目遵从金元医家导致的寒凉时弊，在金元本草药理学理论中却有着应对之法，即

关于气味的理论性阐述,故张介宾在此基础上提出中药之“毒”的衍异知识极为可信。

综上所述,《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来源考察已然明晰:金元医家丰富了气味内涵且提出了多样化的药效诠释途径,为“毒”与气味的关系深化提供了相当牢固的理论基础,明代薛己借助配伍理论使得中药之“毒”成为体系性知识有了可能,而李时珍则将“毒”与气味归属于一药之内,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停留于高度理论层次,直至明末寒凉时弊盛行,“毒”与气味的关系为时医所关注,张介宾通过解释“以毒攻毒”的内在机理,丰富了气味学说,在实践中进行验证,才使得两者关系最终得以明晰,从而形成了《本草正》中药之“毒”的衍异知识。

#### 4 结语

《本草正》是在明末本草学繁荣时期,由张介宾汲取以往经典知识,向具体医疗实践不断靠拢的本草专著,也是明末医疗社会急需之作。这也注定了《本草正》中药之“毒”知识必不会是简单的药物学知识延续,因为张介宾不仅从当时被公认为权威的《本草纲目》中引述知识用以支持或驳斥他人意见,还融贯金元以来的药学理论,也择取其他医书精华,将其自身实践经验与医疗心得汇入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张介宾并不盲目驳斥时医观点,而是为补偏救弊选择、消化这些知识,以便更好地向具体医疗实践靠拢。然而,张介宾并非古代医家关于中药之“毒”知识阐释的开创者,但他在补偏救弊过程中,选择了诸多被世人认为有毒的药物,于是他不得不尝试重新审视中药之“毒”,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尝试仅是为了“辅翼”或“证成”其新学说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毕竟其明确揭橥“毒为气味之偏”,终究还是颇有别于此前“毒”之大体。在这样的情境下,既然历代医经本草著作中存在着若干关于中药之“毒”理论性的阐述,为免除“新知”在人们既有的主观认知下沦为“异说”,又何妨借助这些被视为“经典化”的古典医论来为“新知”铺平道路。

从“旧学”孕育出“新知”,一般认为衍异知识是新知识产生的主要阵地,但仅有立足于“旧学”的“新知”,不仅不会伤及或稀释以往医学典籍的观点,反而能够加强医学传统的权威,也就更易为世人所接受。这要求医家需不断利用现有的文本资源和观念架构新的知识体系。尽管在此过程中,由于不同医家对“旧学”使用的方式不相一致,且糅合了各自所处环境及个人医学理念等诸多因素,易造成医家各主一说、彼此矛盾的情况,但这个看似矛盾的局面,却也是知识不断发展进步的体现,就张介宾所处的明末社会而言,矛盾背后所暴露的是明末医疗社会缺乏统一的评判标准,因而就需有识之士即名医大家涌现出来,将自己

塑造成权威,从而打造公认的医学知识评判机制。显然,仅是承袭他人文本远远不够,这需医家将自身心得精练为某些原则、理论,或直接将知识托为典籍,这样最终形成的知识尽管增加了知识来源的考证难度,但也确实丰富了既存的医学传统。由此可见,面对现实医疗困境,“新知”的产生不仅要求医家应具备追求经典文本的习惯,而且为满足现实医疗需求,需要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对诸多源文本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和阐述,从而构建出有助于明确医学本质定位的体系性知识。当然,产生的“新知”最终能否适应现实需求甚至在嗣后时段实现流通与传承,这依赖医家自身能否与“旧学”进行较好的协商,为“新知”提供一个相对宽广的发展空间。

#### 参考文献:

-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发布《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竹叶石膏汤”等 25 首方剂)》的通知[EB/OL]. (2023-07-28) [2023-08-08]. <http://www.natcm.gov.cn/kejisi/gongzuodongtai/2023-07-28/31404.html>.
- [2] 张介宾. 类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61.
- [3] 张介宾. 景岳全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0-966.
- [4]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711.
- [5] 李志庸. 张介宾医学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4.
- [6] 林乾良. 中药[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42.
- [7] 李经纬. 中医史[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250.
- [8] 张景岳. 本草正[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
- [9] 董一珠,褚梦真,张冰,等.《本草纲目》中有毒中药的药物警戒思想:草部[J]. 医药导报,2019,38(1):37-41.
- [10] 郭鹏杰,王笑,张晓朦,等.《本草纲目》中有毒中药的药物警戒思想:虫部[J]. 医药导报,2019,38(1):41-44.
- [11] 李敏,曲聪聪,张晓朦等.《本草纲目》中有毒中药的药物警戒思想:金石部[J]. 医药导报,2019,38(1):45-48.
- [12]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刘衡如,刘山永,校.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479-967.
- [13] 祝平一.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明、清的医疗市场、医学知识与医病关系[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1-50.
- [14] 范行准. 中国医学史略[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237.
- [15] 刘完素.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M]. 孙治熙,孙峰,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9.
- [16] 张元素. 医学启源[M]. 任应秋,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168.
- [17] 李东垣. 脾胃论[M]. 张年顺,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7.
- [18] 薛己. 本草约言[M]. 臧守虎,杨天真,杜凤娟,校.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64-95.
- [19] 张介宾. 类经图翼[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447.
- [20] 黄宗羲. 黄梨洲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9:49-50.
- [21] 缪希雍. 神农本草经疏[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5.
- [22] 李中梓. 医宗必读[M]. 徐荣斋,范永升,点校.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12.

(编辑:赵 可)